



欧阳

前些日子有笔痴请教如何涂鸦出彩,这是个自己也难以企及的目标,当然无法回答,然而面对执拗的真诚,不得不昧着良心照搬专家的答案;对生活、对环境要有细心体察和深刻思考云云。想不到假装思考的我在还没有社撰全答案之际就遭遇到南墙:“照您的意思,《甄嬛传》的作者编者导演者没有做过宫女,至少也是太监会级别的了?要不怎么会有那么鲜活生动细致的情结展示呢!”在问者的心目中,大约关心国家大事的皇帝是不会在乎细琐残造的。

不知是故意刁难还是诚信推敲,问题有点损,但本人绝无如此境界的意思,原因很简单,宫闱内的沐浴更衣不是咱小民应该窥探的事,再者,这部据说勾引海内外“国人”的《甄嬛传》或几乎没有人看过,所知甚少,完全没有资格提及。鉴于道听途说的内容,诸如激励白领、教化小民,甚至训练官员的“教材”意义,我联想到的是《孙子兵法》……以愚见,宫女小手翻转怎么也不及《孙子兵法》之大智甚吧。

在传统文化守护者根深蒂固的观念中,《孙子兵法》是骄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谓“兵者,诡道也”,以诈立,以利动,尔虞我诈、离经叛道,无所不用其极。

客观说,战争无论从哪方面讲,都指望不上道德学说,卑鄙、诡诈的不择手段是为了终极的目的——胜利。先不管此为目的的胜利带来的和平可以维系多久,作为“兵法”宝典应该没有问题,不过在历经千年的钻研中,

自我残害如何救赎

阴谋意义上的以智取胜入主文化、思想殿堂,演化为备受膜拜的尘世精神,却不知是为何。

在宏大的历史长河中,《孙子兵法》带给徒众的自我残害并不陌生。早在春秋战国那个孕育《孙子兵法》的“战争年代”,大家团结一致、守约节制才是纷争稍息的安宁岁月,而以《孙子兵法》为指针,在窃以为足得益者的文化氛围中,最终各国都走向了灭亡。再后的三国岁月,兵法高手策划的吴蜀相争看似孙吴得利,实则全无政治远见,致蜀汉兵粮无力,孙吴背腹受敌,及至曹魏经济复苏,人口成长,即便是司马“二”拥兵,异日南下已无需吹灰之力。

中原“群雄相争”日短,经验教训积累不足,政治上短视也就罢了,群类、个体之间的纷争实质上深受兵法之害,像王安石的变法。到今天,环视鼓吹竞争的世俗丛林,该书也神器般备受推崇,比如《孙子兵法》的现代应用之类,不仅充斥于商业的课堂和实战领域,就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,也无处、无时不在涂抹“兵法”的色调,表层渲染的公平、契约、原则等等,被侵蚀地失去了本来的模样。人们乐此不疲,全然意识不到这也许是一种有毒的文化基因,正裹挟着人们步入相互残害的战场。

与此书类似,马基雅维利的《君主论》在欧洲也有里程碑意义,不同的是,这本同样不讲道德、契约,抛弃信用的书,因其以“当人民不再信仰的时候,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就范”之类的异端邪说追逐权力、利益,在思想史上饱受批判,“最邪恶的书”、“魔鬼的帮凶”等等是其荣誉最多的奖项。反观《孙子兵法》在免遭同等待遇,或者说极少受到文化、思想批判的同时,却一直享有圣书的待遇:几乎没有人从文化上审视《孙子兵法》所蕴含的毒化基因,反倒是“商者,诡道也”之类的学说被不遗余力地宣扬、传播。

久而久之,琐碎生活中的阳奉阴违终也繁衍不息。比如上世纪的麻花年代,那些趋利谄媚的迫害者最后沦落到被迫害者的深渊,其数何止千万,末了除掉对被迫害行为的控诉之外,像巴金那样反思自己所为的没有几个,更别说文化上的反思了。而在当下,在热衷于蝇头小利获取的当口,谁会顾虑漠视契约、规则之下衍生的相互残害?许多国人还在赞赏“兵法”文化,的确是令令人悲哀的事。

那些相信你死我活般竞争是立足之本的人,那些为了晋升升级官衔,为了攫取半分不公平利益脾精竭虑的人,是意识不到,还是无奈情形之下自虐?

恶性循环中,彼此之间的算计除了相残至死,从来就不会为胜利带来一点助益,更遑论生活的本真意义了。

资讯快递

职工画家晏子沉静功夫展现魅力

本报讯(记者毛浓暖 通讯员薛生贵)近日,为期两个月的《<色彩>晏子油画写生素展》,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贾平凹文学艺术馆举行。职工画家晏子的70余幅油画精品,在给人们以美的享受的同时,画家几十年沉着、安静地驻心于艺术创作的精神、气质显现出较之作品本身更加显著的感人力量。晏子,原名晏奉梅,现为西北电力建设集团公司工会干部。其作品曾入选中国油画百年庆典、第11届全国美术作品展、曾获全国职工大展优秀作品、第13届中国人口文化作品展优秀奖。作为自始至终没有离开企业的职工画家,晏子把最普通的电力职工、火热的劳动以及抗冰抢险等场景,搬进了油画艺术的殿堂。此次展出,是经贾平凹提名并经贾平凹文学艺术馆邀请而举行的。

如今,睡前听诗已成为不少人的生活习惯。大量以“诗歌”为主题的微信公众号,用诗、画、文、乐结合的方式为听众读诗,填充着都市人的碎片时间和情感空洞。

“一句诗的音量,有时大得过整个世界的喧嚣”



本报记者 王维砚

有人说,诗歌就是诗人站在这个世界上,寻找另一个世界。于是“梨花体”、“乌青体”、“羊羔体”、“忠秧体”……以及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”的余秀华让我们在这个众生喧哗的时代,见识了诗人另类的内心独白。

不论是看客心理驱使还是舆论喧嚣使然,总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驻足围观诗歌。

诗歌也被配乐演唱。独立音乐人程璧的唱诗专辑《诗遇之歌》热卖,销量仅次于李宇春、张靓颖的作品。羊年春晚,《当你老了》、《从前慢》两首诗因为被谱曲演唱而广为人知。这两首诗的作者分别是爱尔兰诗人叶芝和我国诗人木心。

如今,睡前听诗已成为不少人的生活习惯。大量以“诗歌”为主题的微信公众号,用诗、画、文、乐结合的方式为听众读诗,填充着都市人的碎片时间和情感空洞。

诗歌,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共空间和公众视线,它与普通人之间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。



放低姿态,向大众敞开了门

“从一幅画到一首诗,再从一首诗走向一部戏,这中间要经过几重转换?……谈论诗歌,在当代到底意味着什么?诗歌似乎不再是必需品,而成为某种虚幻和无力的象征。然而在我看来,诗歌之于当下,反而是一种胜过多‘实在’的有力抵抗,它照亮着一个出口,我们仍有不同的选择。”诗歌话剧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》的导演陈思安在导演手记里这样写道。《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居》根据诗人翟永明的同名长诗改编,在2014年北京青年戏剧节上演后备受关注。

近年来,诗歌开始与戏剧、舞蹈、音乐等艺术领域跨界融合,借助剧场、广场等空间,诗歌有了更为多元的形式与受众见面,或者说,诗歌开始放低姿态,向大众敞开了一道门。

事实上,诗歌的起源正是古代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自然吟唱出的歌谣,后来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诗,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,“十五国风”便出自各地歌谣。

“普通人也可以找到接近诗歌的方式。”《星星诗刊》的责任编辑李斌告诉记者,一些诗歌、特别是情感类的诗歌,在与普通读者沟通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障碍。跳出诗歌谈诗歌,



李斌觉得诗歌就像是一尊佛,你读或者不读,诗歌就在那里,能不能参透可能需要悟性,但是接近它就是一种“佛缘”。日渐丰富的媒介手段无疑为普通人接近诗歌提供了一种可能。

“诗人总是试图用自己的诗歌打断他的时代,结果是他被时代打断了”,一位诗人尝试在自己的诗中阐释什么是诗歌。不过对于更多普通受众而言,他们并不会追究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概念。前不久一封富有情怀的辞职信——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就曾被网友称为“精简短诗”。“一段歌词是诗,三行情书是诗,一句广告语也可能成为诗。”诗歌爱好者高阳这样对记者描述她眼中的诗歌。

“读诗,是通过富有音乐性的立体语言塑造审美形象;而听诗,则是同声相应,再现图像地介入美、体悟美。”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田园认为,借由新媒体平台,读诗将不确定的形象和无声无息的文字转换为有声有情的听觉艺术,而听诗则利用耳朵的知解力在这种不确定的审美过程中品味情感,感受自由。“好的诗歌,需要被听见。听诗让受众由

数字时代,诗歌与新媒体的
一场邂逅

“在古代/我只能这样/给你写信/并不知道/我们下一次/会在哪里见面……在古代/我们并不这样/我们只是并肩策马/走过十里地/当耳环叮当作响/你微微一笑/低头间/我们又走了几十里地”,清扬、婉转的古筝伴奏下,诗人翟永明用低沉的声音淡淡地吟诵着自己的诗歌作品——《在古代》。

配乐动听的朗读,设计精美的页面,意境相符的插图,专业详尽的注解,“为你读诗”、“我们读诗”、“读首诗再睡觉”等以“读诗”为主题的微信公众号为订阅者提供了立体而直观的诗歌体验,这便是数字时代,诗歌与新媒体的邂逅。

每晚读一首诗的推介模式也让睡前听诗成为很多人的“新习惯”,许多诗歌平台的阅读量达到几万甚至超过几十万。“从诗的选取、推荐语的撰写、版面的制作,微信大标题、关键词、页面底端引导转发的一句话,以及声优与诗的匹配度,一切细致环节都很有讲究。很像传统媒体的制作方式,有专业的分工。”“读首诗再睡”的主编流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。

“读诗,是通过富有音乐性的立体语言塑造审美形象;而听诗,则是同声相应,再现图像地介入美、体悟美。”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田园认为,借由新媒体平台,读诗将不确定的形象和无声无息的文字转换为有声有情的听觉艺术,而听诗则利用耳朵的知解力在这种不确定的审美过程中品味情感,感受自由。“好的诗歌,需要被听见。听诗让受众由

“注视者”变为“注释者”,将‘诗人的诗’变成‘我们的诗’。”她说。

喧嚣过后寻找宁静

鼓楼在前,红墙黄瓦;钟楼在后,灰墙绿瓦。晚上十点,钟鼓楼在温柔的夜色里矗立成剪影,喧嚣的鼓楼大街变得很安静;距离这里十分钟车程的后海,著名的酒吧一条街已经躁动起来,这座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而张宇萌总是在这个时候打开微信公众号,开始听诗。

“为什么要听诗?”记者问。

“诗歌能让我暂时忘却眼前世界的喧嚣,安安静静地做自己。”他回答。

“……我想问他们是否记得——在旋转门面对面那一刹/或者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‘对不起’/或是在电话的另一端道出的‘打错了’/……”这是张宇萌最喜欢的一首诗,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《一见钟情》。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张宇萌入职一年了,在这座热气腾腾的城市里与生活短兵相接,他喜欢北京带给自己的未知与可能,但是也常常叹息于理想和现实间的落差,“这座城市像一个放大镜,把你的欢喜和悲伤都成倍的放大”,他说,夜深人静的时候听诗能填补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慌乱。

在北京工作了三年的郝静也喜欢听诗,她和一个陌生人合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,两个人平时很少交流,即使说话也只是在微信上。她说结束了和这座城市的蜜月期后,孤独是她最大的感受。“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诗歌的,它给我们的心灵以滋养,郝静觉得,诗歌的陪伴让她有力量和勇气面对生活的挑战。

“一句诗的音量,有时可以大得过整个世界的喧嚣。”她说。

还是做他的汪国真比较好

黄亚洲

汪国真走得突然,前些日子连着几家媒体要我谈几句汪国真,而数浙江影视频道记者的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新鲜:假如汪国真此刻健在,我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?

我说,我会对他说,还是做他的汪国真比较好。

为什么不呢,汪国真就是汪国真,他的价值就是他永远热爱的理想主义,以及在他的铿锵的或者柔情的诗句中实践他的呼号,从而俘获了整整一代少男少女的芳心,或者说,鼓动了整整一代热血青年的军心。他的诗作是跟生活揉搓在一起的,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。在无数的临别赠言上,在决心书请帖甚至情书中,在大大小小的被眼泪打湿的日记本上,总见他的诗句昂着头挺着胸,充满激情与憧憬。

如果太阳被裁成一条又一条均匀的红色,长长短短排列,那就是汪国真的诗句,碰着起火。

这就够了,汪国真已经在年轻人跃动的心灵上,构建了足够大的舞台,而他就是那个挥动手臂的人。我亲耳听见在一次校园活动中,当主持人介绍到“汪国真”三字时,掌声与欢呼声突然掀起的惊涛骇浪。

这不是我们的文艺作品梦寐以求的心灵谱振效果吗?写东西的人还企求别的什么呢?至于有人说汪国真的作品只是警句,只是歌词,不先锋,不艺术,不朦胧,不奇巧,不深邃,不能激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感觉,这就要分析了。这些评说,或许有几分道理,但是,你想,中国的诗人队伍大的去了,完全可以有足够的诗人去探索去先锋,写出别样的震动人们灵魂的诗作,但不能要求汪国真非得这样来“超越自己”,依我看汪国真真的没有必要掺和其中,汪国真就做他的汪国真,他的真切的奉献就在于他的实实在在的励志,他的对青春的鼓动,对爱情的讴歌,对希望的热衷,对生命的赞美。

我曾经跟他聊起过诗坛上的种种说法,问他有什么看法,他很淡然,仿佛早有预料,也仿佛根本不放在心上。他在我递给他的专门给女儿准备的签名本上,签下一个个名,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。我女儿那时候是中学生,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。整整一代人欢迎他的鼓动。

汪国真这样歌唱: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,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;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,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;我原想掬取一枚红叶,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;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,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。

整整一代人呼应:生活多么美好,友谊多么真诚,前途多么广阔,生命多么灿烂!

汪国真这样歌唱:没有比人更高的山,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

整整一代人呼应:我们有这个雄心,我们有这个准备,我们有这种追求,我们有这种高尚!

这种呼应我是听见了的,有点山呼海啸的味道,而现在,有人对于汪国真的鹤唳所发出的感叹是这样的,说“整整一代人的理想就此死去”,这我实在是不认同的,标题党吧?过于耸人听闻了吧?

诚然,汪国真诗体的热潮有起有伏,上世纪90年代初为一个高峰。那时候的一代青年人,现在,已经成为面临严酷社会现实的一代中年人,是事实;他们的人生追求与艺术喜好各有分化,也是事实;但要说理想主义就此死亡,那还早着呢。且不说当下拼搏中的中年人里依旧大有热血之士,一说什么情况就会摩拳擦掌跳将出来,我们见到的多着呢,而看现在的校园一代,也仍然有许多人欢喜着汪国真,抄着汪国真赠着汪国真深情朗诵着汪国真,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海量的少男少女为汪国真诗作里的纯粹、激情、热情着迷,这又是什么缘由呢?是不是理想主义不会死亡而汪国真就不会死亡呢?祝贺你朋友,抢答对了,加十分。

理想主义总是顽强地植根于青年一代,与青春在一起,与热血在一起,这大约是不会错的。说大点这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,再说大点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。只要理想在,希望就在,热血就在,铿锵的诗情就在,汪国真就在。

所以我说,汪国真不必做别人,就是做他的汪国真比较好。因为在中国,理想不死。再说汪国真的诗,也不要只看到他的简单,其实他的简单是简约,是简练,简单里头大有讲究。他自己说过,他的写作受李商隐、李清照、普希金、狄金森的影响比较大,也就是悟于李商隐的警策、李清照的清丽、普希金的抒情、狄金森的凝练。可见,汪国真的诗作也不是某些故作高深的诗人所能学得来的,就如有的草书专家要他沉下心写几个正楷就要他命了。我们还是要承认,汪国真的诗作里有真正的艺术。没有几把刷子,是不会有整整一代人为他山呼海啸的。年轻人也不是傻子。

汪国真年轻的时候就走了,心疼。说中国的理想主义就此终结了,更心疼。不对,朋友们,事情不是这样的。

汪国真无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,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外,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。



刻意寻求别人的赞美,只会让你迷失了自己。

赵春青画

怀念儿童连环画

高柱

不知不觉就迈入了花甲的行列,可要说我们那代人究竟是“读、看”什么长大的,这讲起来还没有那么复杂;我们真的多半还是看儿童连环画长大的成人!尽管与现在少年儿童那非常现代化和丰富多彩的“读、看”条件和环境没法相比,但在我们所经历的那个文化极端单一又贫乏的年代,这小小一本图文并茂、形象逼真的儿童连环画,无疑对我们的成长进步产生了无以言表的影响,至今都还令我们回味无穷。

我生长在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西南重镇——成都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家住在当时还属郊外的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。记得上小学后,我只要手里积攒了几分零花钱,首先想到的还是去买糖果,而是步行半个小时进城去看儿童连环画。那时成都的古城风貌还在,城内大小街道两旁,多半还是明清年代修建的砖瓦平房,而走到人居较多的街面,总能见到有人在私房里开设的儿童连环画,号称“小人书”店。

散曲六首

张文翰

[越调]

送运行·村光

黄牛驮夕阳,漫步绕东梁,爹爹担粮赶路长。

岔外风神争大嚷,嚷来村口春光。

[黄钟宫]

醉花阴·咏杏花

墙外飞花断枝连,又添上新衣几天。

炊烟袅袅,轻轻醉酒,夕照村河待月柔。

秋风去,黄叶留。

[商调]

清亭乐·秋思

屋外云封瘦山头,苦水长流。

诗沉心底白云愁,雨打红心柳。

[仙吕宫]

穿窗月·村晚

杏花开,一片迷天,水深蓝,明月圆,星星

白云收,残阳挂。

点点比人眼。

窗前影,遮人眼,灯花簇簇歌声远。

[中吕宫]

普天乐·村景

白石卧山根,守东方,怒吼乾坤。

诗情直上云霄处,清风起舞,黄河奔泻,碧海通神。

一天明月,两地黄花。

燕雀栖,牛羊下。

翠竹生虚天然画,坐山僧,悟性观霞。

一带雪山,千年松柏,几处人家。

[小石调]

青杏儿·卧石

白石卧山根,守东方,怒吼乾坤。

诗情直上云霄处,清风起舞,黄河奔泻,碧海通神。